

淮河防汛一线的“暑期蓝”

安徽阜阳：志愿服务队伍积极投身抗洪抢险

新华社合肥7月31日电(记者刘方强、程士华)民间救援队奔赴一线、两兄弟巡堤抢险、大学生搬运物资……安徽省阜阳市沿淮四个行蓄洪区启用前后,在当地党委政府号召下,志愿服务队伍积极投身淮河防汛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

7月以来,淮河王家坝闸水位持续上涨,受到各方关注。各路抗洪抢险救援力量纷纷赶来,王家坝闸周边车流量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为保证救援车辆能第一时间通过,不少身着蓝色制服、头戴蓝色头盔的志愿者,每天早上7点就来到这里,协助交警维持秩序。

“车多、人多,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我们组织了38名队员在这里值守。”安徽省阜南蓝天救援队负责人耿蕊说。

临近中午,队员们各自领到了方便面,打开车载热水器,不少队员还没来得及吃完,就一手

端着泡面,一手为过往车辆指引方向。

7月20日8时32分,“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开闸泄洪,滚滚淮河水流向蒙洼蓄洪区,一座座庄台变为“孤岛”。

天上下着雨,眼前一片汪洋。蓝天救援队队员王丽的头发、衣服都被打湿。她和队友们用橡皮艇运送村民,不断往返于庄台和大堤之间。有的村民抢救农作物来不及撤退,有的村民去集镇买东西无法回家,有的村民生病需要去医院看急诊等,蓝天救援队随叫随到。

阜南蓝天救援队是一支公益性民间救援力量,在自然灾害和疫情期间,协助政府开展搜救、信息排查、医疗救助等工作,成员包括当地公务员、医生、个体工商户等。

“水域救援很危险,需要一定的专业性,我们都经过专业培训,而且有丰富的救援经验。”王丽说,王家坝闸启用的前一晚,他们彻

夜未眠,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除了专业的救援队,阜阳当地不少普通群众也闻“汛”而动,奔赴抗洪第一线。

20岁的海子城是一名大学生,看到共青团阜南县委招募志愿者,他第一时间报了名。哥哥海子洋是一名武警战士,回来休假时赶上王家坝闸泄洪,也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突击队。他说:“我在部队有过抢险的经历,保护家园,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堤上,两兄弟每晚都忙到11点多,然后共骑一辆电动车,回五公里外的家。“累肯定累,但还是要坚持。”海子城说,“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在朋友圈里给我点赞,我觉得挺光荣。”

近期,阜阳市文明办发出防汛救灾志愿服务倡议书,号召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愿者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向广大受灾群众伸出援手。到目前为止,全市约5万名党员志愿者、19万名文明实践志愿者、1600家注册志愿服务组织奋战在抗洪一线。

“50箱方便面、50箱火腿肠,数量正好。”刚干完队里安排的堤坝排险工作,史一诺又去帮队员搬运并清点刚运达的救灾物资。

史一诺从小就生活在蒙洼蓄洪区,今年19岁,是安徽财经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暑期放假在家,她跟随父亲加入了阜南义工队伍。防汛排险、盘点物资……无论晴天还是下雨,瘦弱的她干起活来毫不含糊。

“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史一诺说,“在防汛救灾志愿服务中,我们不仅帮助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

安置点上的孩子们

“家没了,冰箱里的冰棍也没了。不过现在住在这儿也挺好玩的,很多老师陪我们玩,也挺开心的。”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中坪镇建设村三年级学生胡万通说。不久前,一场山体滑坡摧毁了他家的房屋,目前他和家人住在当地的一处临时安置点。

入汛以来,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后,发生山体滑坡。从7月8日至今,中坪镇已经发生两起山体滑坡,由于监测和转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转移出的部分村民,居住在这处临时安置点。

这是一所即将完工的学校,站在学校操场上可以看到不远处大片被山体滑坡冲击损毁的房屋。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安置点内住着中坪镇4个地质灾害点的30余户村民。二楼的教室改为宿舍,一楼则是仓库和供孩子们使用的教室。目前,安置点内还有30多名学龄儿童。正值暑期,当地部分学校组织教师和志愿者发挥所长,为安置点的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

“活动是从7月13日开始的,目前已经开展半个多月了。我们从黔西县一小、二小、三小抽调有爱心、业务能力强的老师,轮流过来上课,学生们都很喜欢。”黔西县第一小学校长朱才利告诉记者,夏令营里的课程包括音乐、绘画、书法等。

下午3点,记者来到夏令营教室,老师们正组织孩子们进行“破冰游戏”。趣味拼图、比赛吹气球、找凳子,一个个游戏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胡万通比较调皮,却对老师们充满了好感。他把记者也当成了老师,一直缠着不让走。在游戏中,胡万通率先完成任务,在老师的带领下,还乖乖地为身边的小伙伴加油鼓劲。

教室里的两面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其中一面墙挂满了孩子们这段时间以来美术课上画的水彩画;另一面则是安置点内老师们为孩子们设置的心愿墙,墙上写满了孩子们的童言童语以及心里最真切希望:“希望滑坡能早日结束”“长大后,我要当太空人”“我想读书”……

谈及这次活动的初衷,朱才利说:“刚来到安置点,我们看到孩子们有的玩手机,有的在打闹,非常混乱,家长们也表示,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的管理问题。因此我们决定举办这次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在快乐玩耍中陶冶情操。”

黔西县第三小学教师晁克霞已经是第4次到安置点轮岗了。在第一次结束上课要离开时,30多名孩子将她“团团围住”,不让她走,这让她十分感动,当即答应孩子们还会再来。“当我看到孩子们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洋溢着灿烂笑容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和他们一起走出困境,迎接灾后的重建。”晁克霞说。

(记者杨欣、吴斯洋)新华社贵阳7月31日电

暑练，冠军的汗水

“围着他!”“好球!快组织反击!”在河南省实验中学足球场上,46岁的主教练窦志刚正在指导球员们进行对抗练习。

暑假期间,窦志刚和他的球员们每天都会坚持训练,他也会为球队制定不同的训练计划,包括力量训练、分组对抗、技战术讲解等,“上午两个小时的训练,无论风雨,都要进行。”窦志刚说。

训练期间,豆大的汗珠从球员们略显稚嫩的脸庞上滑落,浸透他们的球衣。“我经常给孩子们讲一句话‘用汗水浇灌

荣誉’,我觉得我们日常训练中的汗水,是我们取得成绩的基石。”窦志刚说。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足球队是郑州市校园足球的传统强队,2017年,球队获得中国中学生足协杯男子高中甲组比赛冠军;2019年获中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男子组冠军;也曾蝉联2017至2019年三届河南省校园足球“省长杯”足球赛高中男子组冠军。

凝结着汗水的一件件球衣,铸就着荣耀的一座座奖杯,将伴随球员们冲击下一个冠军。



大图: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足球队队员郭林枫(右)、曹森浩(中)在训练间隙休息(7月22日报)。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右上: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足球队队员马铭辰在进行头球练习(7月22日报)。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左下: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足球队队员张滨琼在进行杠铃深蹲训练(7月22日报)。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武汉：这个不一般的暑假依旧多彩

新华社武汉8月1日电(记者廖君、田中全)7月31日开始,武汉高中阶段非毕业年级的学生正式放暑假。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再过不到10天,即将重返校园。

对武汉中小學生来说,2020年的这个暑假不一般,因为疫情影响,大部分人从寒假一直在家待到暑假。无论是重新回到学校上课,还是线上学习,享受短暂的假期,武汉中小学生的这个暑假依旧丰富多彩。

来之不易的复课时光

尽管复课才1个月左右,但对武汉第四十九中学高二学生魏琛林来说,一张安静的书桌来之不易。魏琛林说:“我们这一代要加倍努力,为社会和国家多做贡献。”

经历过此次疫情,让武汉第十九初级中学初二年级的赵鲁豫更加懂得生活的艰辛。暑假期间,赵鲁豫拉上同学自发为环卫工人做起了早餐。

“疫情之下,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很伟大,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就想用一点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赵鲁豫说,“我们几个同学和家长早上5点起床,为环卫工人炒了青菜,煎了鸡蛋

饼,带了热豆浆,给他们送到岗位上。”

8月10日,武汉初中学校将迎来线下开学复课。这个暑假,武汉市第十九初级中学政教处主任王皎一直在学校值班,为开学做全面准备。

王皎说,每年寒暑假学校会安排核心素养养成实践活动,今年学校侧重暑期学生的安全方面。武汉遭遇疫情,今年孩子们在家时间长,再加上防汛,学校有3个教育着重点:防溺水安全教育、防网络诈骗和居家安全。

暑假时间表更加丰富

网课期间,因为父母上班,许多独自在家 的孩子们学会了制定时间表,有效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暑假里,他们也顺势更新了时间表。

武汉市江岸区沈阳路小学学生小洋(化名)很有心得:“网课期间,学校的课更满一些,学习任务更重;暑假虽然爸妈也为我报了线上网课,但课没那么多,现在也还没开始,我就计划做一些自己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比如,每天和妈妈一起出去散步,去琴房练钢琴。”

18:00—19:00练琴,19:00—20:00和妈妈围着小区散步,20:00—21:00检查作业、洗漱,21:30睡觉,第二天6:00起床。记者看到,小洋把自己的暑假安排得井井有条。小洋说:“我学琴5年了,疫情期间我去不了琴房,很着急。暑假要好好练琴,备考钢琴五级。”

疫情前,武汉第十九初级中学学生贺天宇买了笛子,本打算学一学,但学习时间紧张,笛子就被他放在了一边。居家上网课后,空闲时间多了一点儿,被冷落的笛子又成了贺天宇的“小伙伴”。

贺天宇说:“暑假期间还在继续学吹笛子,希望能更加熟练地吹奏。”

喜欢樱花的赵鲁豫每年都会到武汉大学赏樱,今年她没能去现场赏樱。“虽然遗憾,但暑假期间我画了樱花。”赵鲁豫开心地说,利用暑假,自己参加了学校安排的综合素质发展活动。自主选题、自主研究,对樱花进行了一番研究。

将目光更多注意到身边美景

每年暑假都是父母带孩子出去旅游的高

峰期。一些家长说,今年基本上只在省内或者市内游览一下。

“妈妈说,今年暑假我不能外出长线旅游。”新城小学学生彭宇萌失落地说,去年暑假她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学着做手工、做实验,还与外教交流,一起玩游戏。

“蹲家里也不是说哪里都不去,为了丰富假期生活,让她放松一些,还是会带她去武汉周边的城市游览。”彭宇萌的妈妈 说,疫情还没结束,就不出远门了,她打算安排一些周边游。“武汉现在有不少做这种线路的团队,每次行程时间不长,但是安排得紧凑合理。我们准备安排周边自助游,让孩子放松心情,也能学到课本之外的知识。”

记者近日在武汉洪山体育中心看到,中心举办的夏令营开设了篮球、游泳、羽毛球、击剑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孩子报名。

胡女士的女儿在华中科大附属小学上学。她说,疫情期间,孩子长时间在家,加上网课,对孩子的眼睛不好。报了羽毛球班,让孩子在暑假动一动,增强身体免疫力。

新华融媒选粹

志愿服务在暑期



在安徽省凤台县防汛一线,活跃着30多名“00后”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巡堤查险,有的装运物资,有的引导服务……这群闻“汛”而动,踏浪前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担当和勇气守护着家园。▶▶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报道。



新华社南宁7月31日电(记者周华、曹伟铭、崔博文)起床洗漱、准备干粮。早上8时,瑶族夫妻护林员黄通甫和黄日秀吃过简单的早饭,穿上工服,背起巡山设备和干粮,走向雾气笼罩的大山。

48岁的黄通甫是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滩河保护站龙道山护林点的一名护林员,至今已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14年。2017年,与他同龄的妻子黄日秀也加入守护大瑶山的队伍当中,成为保护区内唯一的女护林员。

排查火灾隐患,宣传护林知识,监测林区动植物,登记巡山情况……这对夫妻负责6条线路的巡山护林工作,一天走1条线路,最长的线路来回走完需要近7个小时。

盛夏时节,热浪袭人。黄通甫和黄日秀钻进半人高的茅草丛里,边走边除草,艰难地朝山中行进。

汗流浹背是黄通甫夫妇巡山时的常态。“这个季节,经常是走一会儿浑身就湿透了,像被雨淋了一样。”黄日秀说。她的头发早已被汗水打湿,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

山林中常有野猪、豹猫、蛇等野生动物出没,给护林员的工作增添了危险。多年的巡山经验使他们夫妻二人对多种野生动物的领地了如指掌,哪片林子有蛇,哪片林子有豹猫活动,他们脑海里都有一张区域地图。

走累了,夫妻俩使用山泉水洗脸,吃一口随身带的干粮,坐在树荫下小憩一会儿,然后起身继续巡山。

通往一处防火楼的山路没有台阶,都是泥路,走起来十分困难,除了护林员外常年无人行走。山路越来越陡,有些路段狭窄到只够下一只脚,雨后行走容易打滑摔跤,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滚下山。

除了工作环境的恶劣,夫妻二人还要忍受巡山的单调和生活的寂寞。龙道山护林点海拔1200多米,管护面积2.5万多亩。护林点周围人烟稀少、通信信号差,与外界的联系经常要靠卫星电话。

傍晚时分,走在巡山回来的路上,黄通甫给妻子唱起了山歌,这是护林员夫妻排遣寂寞的一种方式。

回到护林点,一口小池塘、一块小菜园、一个防火瞭望台、两座房子,便是黄通甫夫妻二人的“家”。两人、三餐、四季,巡山护林的这些年,黄通甫夫妇与大山为伍,与森林为伴,吃住在深山站岗,与家人聚少离多。任由风吹日晒雨淋,夫妻俩始终坚守岗位,携手在茫茫林海中穿行,用脚步丈量山岭,默默守护这片绿水青山。

近年来,随着森林管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不断增强,保护区内的珍稀动植物数量多了起来。这些变化夫妻俩看在眼里,甜在心里。

“守山护林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虽然艰苦,但我们无怨无悔。”黄通甫说。

汗珠滴落起高桥

上午11点,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环城高速公路峰林特大桥建设工地,地表温度近40摄氏度,施工人員尚赵军和张正文正忙碌着,汗珠不时从他们的脸颊滴落,在桥面上形成一个个小水印。

7月底,火辣辣的太阳照得人头皮发麻。由于天气太热,缆索吊起重绳上涂沫的润滑油融化后往下掉,在桥面上形成一个个黑乎乎的斑点。落到衣服上,就是一团黑色,洗都洗不掉。

“从大桥动工至今,我已经在这个工地干了1年多。”尚赵军是四川南充人,记者7月28日来到工地时,他和工友正忙着将钢管架上的扣件卸下来。再有一周,待浇筑索塔和扫尾工作完成后,他们将赴下一个工地。

尚赵军是一名“老工地”。由于长期露天作业,他的皮肤被晒得红里黑黑。尚赵军身后,是他和工友1年多来的劳动成果:深入地下数十米的塔基,还有耸立在峡谷的数百米高塔。

峰林特大桥生产副经理杨旭介绍,该桥是兴义环城高速公路的3座特大桥之一,全长1163米,主跨550米,属于全线控制性工程。

记者看到,峰林特大桥横跨马岭河大峡谷,峡谷两岸是悬崖峭壁,“大桥有2条承重主跨,每条由127束钢绞线组成,重达2000余吨。”杨旭说,桥面到谷底的高度是300多米,从索塔顶到谷底的高度超过400米。

49岁的张正文也是一名“老工地”。从业10多年,他带领团队建设了一座又一座大桥。“我们跟着项目走,工地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张正文清晰地记得,最久的一次,他和工友在一个工地干了两年多时间。但随着架桥技术的提升,建桥速度越来越快,张正文和工友在每个工地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

“以前扎根深山搞建设,几个月不能回家,现在高铁、高速公路都很方便,想回就能回。”张正文觉得,自己是桥梁建设者,也是交通设施日越完善的受益人。

(记者施钱贵、郑明鸿)新华社贵阳8月1日电